

872
26432

葉伯

著 蕭
二十
主編
書 二
如 主
奚 書
吳 主
天 編
尹 主



目錄

367970

葉伯	4
一個朋友	28
劉長林	48

葉伯

那個講公道話的人——葉伯最後的遭遇，激起了我對於他許多回憶。

他，是一個不光是我，就是連我們全家人，都不曉得他底名字叫作什麼的。祇靠各人按各人順口的稱呼，給他一種叫法。比方我底爸爸跟媽媽們這老一輩的人，就叫他是：『葉司務』，或者『老葉』。我呢，就叫他是：『葉伯』！這稱呼——葉伯，是從我在幼年時候能夠給人一種稱呼起，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彷彿成了固定的觀念。

他在我底眼中存在，（不如說我在他底眼中存在），是大約我已經到了五歲的時候。那時候，我隱約記得有這樣一個人：身上老是穿着一件油得像擦刀片子的衣服，腰間繫着一條洋麵袋子改成的『圍腰』，成天在那熏人的廚房底煙霧中，一時用火鉗夾柴到灶肚裏，一時尖着有一顆多毛的黑痣的嘴

（ 4 ）

去嚐鍋裏的菜或湯底味道。若覺得味道剛剛好，那末，他就先用一只木碗盛一碗飯加上菜跟湯，眯着給打紙牌熬了夜的紅眼睛，擺動特別發達的手跟腳，像一隻螃蟹的姿態，彎下腰對一個騎馬似的騎在堂屋門坎上的孩子說：

「年生！『八』吧！」

這人就是葉伯。不消說，那個孩子就是我。因為我那時候口齒笨拙，又因為一個『吃』字與『七』字同樣是個舌葉音，我說不來。所以當我表示要吃東西的時候，就喊爲『八』了。

而家中的大人們，尤其是葉伯，他由於我底媽媽成年是在憂鬱跟氣痛的病態中，作了我唯一的保護人，當然他就很容易會說我底話——『八』！

當我『八』了以後，他若也把廚房裏的活路做完了，他就把我跨在他底肩膀上，帶到各處去玩。

比方說到河坡裏看吳三爹釣黑魚；到楊家禾場看猴把戲，或者帶我到三仙茶館去，他打『上大人』的紙牌，給我買一包糖花生米，讓我獨自去『八』，

他就連叫帶嚷地打他底牌。要是贏了錢，他就像一隻貓，很很地張着他底黃牙齒，把我底袖口翻開，咬我底臂膀，直使我底臂膀上刻下許多白印，感覺到一點兒痛的時候，他才高興，他才拍着荷包笑着跟我說：

「哈哈！年生！小光棍！你看——這裏贏了五百多錢哪！等會天黑了，我給你買一包何志祥的酥糖消夜，哈哈！」

我喜歡他！比我喜歡我家裏的人還要喜歡他！實在他比起那從來不對我笑，祇在他快走到我面前的時候，照例使勁地咳嗽三聲，讓我感到一陣威嚇的爸爸；以及在平時袖着手，坐在房角陰影處，把眼睛憂鬱地瞟着什麼不可知的遠方，而到氣痛病發作的時候，就大聲地牽着我底手喊着：「我死了，你爸爸討個後娘了，一定要打你罵你的啊！我底唯一的心肝寶貝！我箱子裏有卅串錢的「私房」，我死了你陰地拿去藏起來，等你長大了去花！」的媽媽，都可愛得多！

「天呵！若不是我幼年時候有一個葉伯，我恐怕老早就憂鬱死了吧？」這是我每回記憶到幼年時候的話。

當我到了十歲的時候，我已經進了初級小學。能夠在一個矮先生每天給我挨的竹板子底苦難下，（原因是我從來不會背書），得到一點兒生氣底快活的，也還是他所賜予的。他照樣喊我『吃飯』是『八飯』，照樣在他高興時候，咬我底臂膀，眯着紅眼睛笑！……。

『若是葉伯底兒子來了，我想他一定是要咬他底全身的，從頭到腳。不是嗎？媽媽！』

我有一次把這話問媽媽。因為在我想，葉伯應該是有個兒子的。

『哪裏有什麼兒子老子！』媽媽依然把眼睛瞟到遙遠的處所，好像自己對自己說話似的告訴我，『那老鬼是個孤老呀！他沒有家，也沒有兒女。聽說祇有一個侄兒住在太陽寺的鄉下。但是，鬼曉得那是不是真的呢？他是在我嫁到你們家裏來的第二

年，從太陽寺那邊逃荒逃來的。那時候，你底祖父把他僱下，幫我們家裏燒飯打雜的，看哪！——」媽媽閉着眼睛用指頭計算時間。『到現在已經有十三年了！但是，你為什麼那樣的喜歡那個牌鬼兼酒鬼呢？』

忽而，我不懂媽媽說話的時候，那種對於葉伯的輕蔑。一件事把我弄得吃驚而且不解了！

那是說：一個炎天暑熱的晚上，在房子裏無論如何也呆不住，葉伯帶我到河坡裏去乘涼。我跟他坐在河邊草地上。河水經過沙子，石頭，流到大橋青板石的墩子上，碰發出清脆的聲音。月亮正從對面鴨子山底肩膀上抬起頭來，照出東城外一座七層塔的文筆峯底影子；也照出城牆上一些齒形的城垛子。風從山脚下滑過綠油油的秧田，滑過高大繁茂的皂角樹，吹到我們底身上，涼悠悠地。有一個小伙子躺在橋板上，望着天上的星斗，在嗚嗚地吹着洞簫，調子是四季相思：

「春……季……裏……相……思……豔……陽

……天……」

我愛這景象。我一句話不說的把頭枕在葉伯底腿子上，像做夢一樣的躺着。

『老葉！趕快回來呀！你底姪兒找你來了。』忽然，我爸爸那剛大的聲音從河岸上飄了來，把我和葉伯底沉默都同時驚破了。

我看見葉伯馬上吃了一驚，像不願迎面去看那已經被忘記，而却忽然碰來的過去底影子。但是終於他底長臉躊躇地扯動了一下，就陡地發氣似的自語道：

『他們還以為我沒死嗎？他們還要來給我一點什麼麻煩嗎？』

他站立起來，把長亂得像刷子一樣的黑鬍子聳了一下，就帶我回家去。

回到家，我看見有一個生疎得像一隻野貓的『鄉巴老』，坐在我們堂屋裏，似乎椅子上有芒刺，他時時不安地扭動着，眯着兔子似的眼睛。又用手巾一把黑油紙扇，作死力地，搧他那很有點兒怕見

城裏人的馬臉。

另外，他有一張塌鼻子，把他每一句話的發音，弄得非常有趣的嗡嗡地響，並且使勁地動。我幾乎聽不出他講的是些什麼話。真虧了葉伯，他卻能夠絲毫不費思索地答覆他底話。

「莫要騙我回去跟你們做牛馬！我說……」
葉伯歪着頭忿忿地嚷。『這真是可以拿去敬得菩薩的！呃！你爸爸說他動了手足之情，要我回去嗎？既然這樣，爲什麼從前當我在家鄉駝着背做長活的時候，他偏要把我底工錢，從老板那裏拿去了去買田呢？』

『…………。』塌鼻子侄兒，又不知道說了一句什麼話。

『哈哈！』他即刻做着鬼臉，諷刺地大笑着：
『這真是一審陰德，我敢說！你爸爸說跟我討個老婆，接我底烟火嗎？哈哈！』他嘲笑地用細眼睛瞞着堂屋裏所有的人：『我如今已經四十五六歲的人了，做夢也沒有想到它呀！哈哈！虧你底爸爸說得
(10)

出這樣好笑的事來，他不害羞嗎？未必一點兒也不……」

他沉默了一下，就站起身來像發誓似的完全拒絕了侄兒子任何一句商量的話：

『我到外面混長久了，我已經完全不是你們那邊的人了！我願意死了也不把骨頭拖回去！我在外面，真是自由自在得多啊！聽到了嗎？石頭！這就是我底回話，你回去跟你爸爸說！……』

這樣，他把他底姪兒，在第二天天一亮，就打發走了。而他呢，依然帶我去乘涼；或者，獨自喝飽了米老酒之後，到三仙茶館裏去打牌。

這之後，我分明看見葉伯底心理上，起了什麼陰沉的煩悶。他有時候把臉沈默起來，開始無緣無故地用扁担打我們那隻小黑狗——來福。雖說他以前也是蠻喜歡牠的。

我也看見他異常地愛去打牌了。從前是隔幾夜打一次的，現在，差不多每夜不到鷄子叫，他在牌場裏決不回來。因此，他不但把衣服都輸進開小押

的手裏，而且扯了一身印子錢的債！

我很替他憂愁。我有一次問他：

『葉伯呀！你爲什麼不帶我到外面去玩了昵？
我看你成夜打牌，把眼睛都熬腫得像燈籠了！』

他默默的想思了一下，對我說：

『是的，讓我今晚帶了你到桂花台，去看花鼓戲吧。但是，你小孩子怎樣曉得我底心事啊！』

過了幾天，他幾乎因爲容易發怒，差一點弄出禍事來了。

那是爲了一件在我們街上，並不是第一次的捉姦的事。

土門跟前有一家開豆腐店的老板，是一個外號叫『洋灰麵』的女人。除了她有着很白淨的臉嘴之外，牠還有一雙那時候很時髦的文明腳。（即現在所謂改絢派的腳）。牠老早就被年輕小伙子們所追求。尤其是萬泰祥底小老板鼎臣，更是想她想得吃不下飯去！她底丈夫，是招的女婿，是一個矮小的人。那怯弱的樣子，簡直活像一隻老鼠。他底名字
(12)

叫三狗兒。

萬泰祥底小老板鼎臣，終於把『洋灰麵』弄上了手。不分白天黑夜，大出大進，成爲一件毫不避諱的事。這，却惱怒了一班繫圍腰的伙計們，他們聳動三狗兒去捉姦。姦是捉到了，野男人不但沒有吃一點苦頭，反讓他把家男人底頭上，用釘錘捶了一個大洞。弄到這地步，那班繫圍腰的伙計們，就鼓動起來，要把三狗兒抬到城內衙門裏去『喊冤』。可是，經商會老總崑山二老爺一頓話說縮了頭。

『你們這些「吃鍋巴飯」(注)的雜種們！』崑山二老爺站在街沿上發威風：『告到衙門裏又怎樣呢？呸！縣太爺是你們底嗎？我看他是先來請教你們呢，還是先來請教我？再說：「洋灰麵」招三狗兒做女婿的時候，並沒有請街上首士們的酒。萬泰祥底小老板高興去玩玩，並不算犯法！』

於是一場風波，重復歸於平靜了。

但是第二天，不知道葉伯是多喝了酒呢，還是受了別人的挑撥？他却站在大街上攬起褲子『罵

山門』了。

『我入你十八代的老祖宗！』他猥褻地把小腹一挺一挺，黑鬍子豎了起來。『你們恃富壓貧！你們強佔人家有夫之婦！老子……老子……』他咬緊了牙齒。

『對呀！葉司務！』

『罵得蠻公道，葉伯！』

看熱鬧的人站滿了街心，都用了卑怯者底憤激從旁敲邊鼓。這使葉伯更加火上加油，更加罵得有勁了！他張開他底兩手，捏着拳頭，像一隻雄鷄，格外放開粗糙的喉嚨叫罵：

『這是城裏呢，還是鄉下？入媽子的！這是住着縣官的地方呀！難道王法參嗑睡去了嗎？這樁事在從前三狗兒是可把鼎臣那小雜種底腦殼割下來去報官的！再說：如今翻了民國，輕一點嚙，那末割掉他一隻耳朵，我想是再公道沒有的吧？可是！』——他氣急得一跳，足足跳了一丈高：『這次野男人却反把家男人底腦殼捶破了，諸位！難道現在是
(14)

哪個新立了這洋規矩嗎？哼！我老子老葉偏不服這口氣，俗話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老子不管他萬泰祥的老板是個商會上的董事！老子今天要到他那裏評理看！』

他真的預備帶領這班人馬：借葉伯底嘴，出了他們肚子裏的氣忿的人們擁到萬泰祥去。

這剎那間，突然從人叢中，現出了我底爸爸。他用他老早被人認為很是尊嚴剛直的聲音，迎頭給葉伯一頓教訓：

『老葉！你這「月窩裏娃兒不怕鬼」的東西！是痰迷了心腸呢，還是多喝了兩杯貓尿？你這頭等的蠢才！你扳起石頭打自己底腳嗎！就算三狗兒是你底親兄弟，你也拿腦壳撞不過崑山二老爺底江山哪，懂嗎？』

『不！……我要去碰一下子看！公道話也是要人說的呀！』葉伯還是好像很有膽量地向前走，可是他底脚步，已經放得是遲疑的了。

『得了，傻瓜！你底公道賣幾多錢一斤呢？還

不跟我夾起尾巴滾回去！你一定要弄到崑山二老爺把鬍子一翹，送你到衙門裏給屁股去挨公道嗎？』我爸爸又把他拉了一把。

『這……這……』於是，葉伯即刻變成了一隻縣羊似的，垂着手，沒精打睬地回家了。

時間像流水一般，我不久在高小畢了業，就到省城裏住中學去了。我底家境，這時期正在開始鬧兵，鬧匪，又加上鬧每畝田的錢糧，加上三兩銀子的團捐等等的碰打之下，飛快地顯出衰落的臉相。處在這個入不敷出的厄運之中，第一的緊縮政策，是把葉伯開消，以減少每年三十六串錢的工錢。

於是，他就在街上，幫人家挑水過日子了。但是爲了十幾年的『賓東』關係，還是讓他寄居在我家那間靠廚屋的小房子裏。

有一次，我放寒假回家，我幾乎不相信我底眼睛了。天哪！葉伯是變得多末老了啊！他底背脊駝了，鬍子頭髮已變成亞麻色了！他挑着一担一担的水，兩腳與其說是在走，不如說是在拖！而且那無

（16）

情的而又寒冷的風雪，把他打得像一棵馬上要倒的枯樹。

他知道我回家了，在挑完了水回來的夜裏，跑到我們底堂屋裏來，將他老瘦而且濕淋淋的身子坐下，開口跟我談話了。

『大相公的話，』他說：『我是親眼看見你出世，親眼看見你長大的啊！那時候，你說「吃飯」是「八飯」哪！每天吃了飯，你獨自個玩，像一朵在牆角裏開的小花兒，沉默着，不笑也不哭！哈哈！我老早就猜出你長大了，是有點玩頭的齣！哈哈！現在，你在省城裏住學堂，聽說那可以抵得一個舉人嗎？哈哈！』

他小孩兒似的笑了起來，直笑到他底老眼掉了幾顆昏黃的淚。

『葉伯！』我說：『你老人家爲什麼叫我是大相公呢？還是叫我是年生，那樣親熱些！』

『不！』我底媽媽忽然從旁像做夢剛醒，吃驚地加進話來了。『那樣才是規矩的稱呼！我很是奇

怪，年生！你爲什麼還是葉伯前，葉伯後，不改過口來呢？要曉得你如今是個有資格的人了哪！』

這樣，我與葉伯兩者之間，彷彿給一層陰霧遮住了，過去天真歡樂的影子消失了！那老鬼——葉伯，幾次迴避我，不跟我打招呼了，我是如何的感傷啊！

不久，當我看見他在大街上挑着一担水，手裏拿着五六根油條，一面走，一面大口大口地旁若無人地吃着，我是看出了這老人，是自己撐持着自己驕傲的盾牌，把我想對於他憐憫的箭，都遮蔽得射不進去了！

有一夜，我聽見他在那小房子裏，像牛一般的哼氣，而且還不時的哭泣。不過，忽然，又聽不見了。當我第二天問他的時候：

『葉伯！你昨夜是不是心裏不好過？我聽見你在哼，你在哭哩！』

他像受了侮辱，翻着白眼，手一揮，發怒地大聲回答我說：

『哪裏話？哪裏話？我有什麼不好過呢？我挑一天水的錢，足足夠我用。我比世界上哪個不快活些！』

『是的！……是的！……』我趕快認輸，給他以自尊的滿足。

自從這一年假期滿了，下省後，我有五六年沒回家鄉了。我是在這裏那裏流浪着，正碰着所謂『國家多事之秋』的漩渦。

今年的秋天，我以一個偶然的機會跑回去了。不幸得很！這時候恰巧逢着城裏鬧『義匪』圍城的亂子。我因為一點疎忽，來不及躲進城裏去。這機會，却讓我仔細地看見了葉伯最後遭遇的經過了。

在人們倉猝間只提得一個小小包裹朝城裏跑的時候，葉伯是獨自從容地，把水桶放在大街上，伸長頭，狡詐而陰鬱地大聲笑道：

『咦！咦！倒底性命比家當值錢！這真缺德，他們到底沒有把房子，田，一起帶進城裏去！』

然後，就用他那雙得意而又好奇的眼睛，遙望

着西街口。那方面是『義匪』要圍城時候的地方。

他看了許久，才看見三個騎着馬的『義匪』，電一般的衝進了街口。他們穿着稀爛的軍裝，其中還有一個沒帶帽子。大概，是怕中了埋伏，一進街口，他們惶恐地，無目的地，朝前而放了一排鎗。之後，跟着進來的人馬，像倒了堤的水，塞滿了街道。

那鎗聲很尖銳，『鳴』地一聲從葉伯底耳邊飛過。他陡地嚇了一大跳，趕快把身子一閃，心裏叫了一句：『好傢伙！』口裏就大聲不管好歹地迎着那三個『尖兵』嚷了起來：

『媽媽的！這樣粟米大的胆子，當什麼屁義勇軍呢？他們……』他回頭指一指四門緊閉的城，臉上即刻湧出了一陣老祖父底慈愛的顏色。『鬼子兵……老早就跟烏龜一樣，把頭縮進城裏去了哪！不要怕！啊！小伙子們！趕快下馬來喝一杯茶再去打仗。我相信你們一定是跑得很口渴的。若是你們肚子餓了的話，也請你們隨意吃點燒餅油條，那都（20）

算我的！

『當然！哈哈！』其中那個沒帶帽子，頭臉晒得漆黑，好像一塊木炭的傢伙，憑空大笑起來。『當然！我們當然要找點東西塞嘴的，要曉得我們三天沒沾一粒米了哪！再說：也用不着你這個老伯伯請我們。現在，是我們底天下了，沒有哪樣不是我們的，哈哈！老伯伯！你能跟我找頂草帽子嗎？』

於是，這三個義勇軍找到了個麵館，貪饒地吃了起來。

葉伯在旁邊用了醫生察看病人時候的眼睛瞅着他們，不時間他們：

『呃！你們來了，有些什麼新名堂呢？』

『凡是不跑的，都是我們底好弟兄！』那個黑炭似的傢伙吞了一口燒餅，搶先回答着：『我們就把跑了的漢奸們的家財，都給給他，讓他搬進去做新主人，也讓他愛什麼拿甚麼！』

『不是的！』另外一個三角臉的人說：『你說錯了，張黑子同志！我們是說凡是一個不勾結鬼子

的人，都給他一份活做，一份口糧！』

『老伯伯！』第三個翻嘴舌的，像一個打鐵老的傢伙也開了口：『你老人家這樣熱心，你可以上我們軍部裏去報一個名，請求分一個鋪子給你管的！』

『我不要！我不要！』葉伯非常自大地回答：『我一生靠力氣換飯吃，從來不想別人的！不過，我還問你們一句……』他歪過頭去，眯着眼睛。『聽說你們亂殺人嗎？呃！』

『哈哈！』黑炭又笑了起來：『我們若不調查出真是漢奸，有憑有據，是絕對不會冤枉殺人的！』

葉伯底眼前，開始有幾個人底幻影在飛，一個是崑山二老爺，一個是鼎臣小老板，一個是……可是他們都老早躲進城去了！留下的人，盡是跟他一樣的。

真話，兩天來並沒有殺人。葉伯時常好像一隻喜鵲，在街道上連跳帶蹦，口裏唱歌一般的叫着：

『不錯！這很文明！不錯！這很文明！』

第三天，天剛一亮，就忽然聽見鴨子山那邊放起機關鎗來了。

『各！……各！……各！……各！……』

『鬼子兵的救兵到了一師人，我們趕快退出，到孫家嶺一帶佔領陣地去！』

在這紛亂的呼聲中，他們迅速地退走了。

於是，城裡的鬼子兵，又衝了出來。有一隊兵隨着崑山二老爺們，極精細地搜查所有沒逃走的老百姓底住宅，身上。凡是搜出了值得一個小錢的別人底東西，都當即刻就地正法，用鬼頭刀砍下他底腦袋。不到半天，已經砍下了一百零八個腦袋了！到處都是屍首和血水！

祇有葉伯低着頭，一聲不响地挑他的水。因為他完全和他所說的一樣：『我不想別人的！』所以清白得很的

這『太平景象』，已經有了三天。人們又都照平常一樣，談着話，打着大哈哈。祇有葉伯像是少了三魂七魄似的，把口抵得緊緊地，不但話不講，

簡直氣也沒力量透了。

這一天正是中午，他忽然想到要去馮公昌糟坊裏去喝點酒才舒服了。

他到了那裏，打了兩斤米老酒，開始不吃菜地一杯又一杯地灌下去，頭是無力地低垂着。他是顯得異樣的衰老了！

「啊！老葉伯伯！」不知道是那一個聲音中帶着好奇的人在另一張擠滿了酒客的桌邊喊：『你在喝酒嗎？喂！聽說你這次沒有「躲反」，你該看見了一些什麼奇事吧？呃！』

葉伯並不抬頭去睬那個人，還是悶着喝酒。

『哼！』另一個人用了刻薄的口吻說：『他雖沒有「躲反」，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躲到哪處毛廟角落裏去了，他敢……』

這一下，突然，把葉伯逼出火氣來了，才開了腔：

『你媽的！你看我老子是那種人！就是閻王打發無常大爺來敲我底房門，我老子都不興躲的！』

(24)

『不要發氣，葉伯！你看見了什麼奇事嗎？聽保正二爺講：義匪殺了千把人，可是，都藏起了屍首，洗去了血跡，所以……』又一個人問。

『聽他放狗屁！』葉伯鄙視的聲調說：『你去按家查一查看，一直到他們走了，有誰少了一根頭髮沒有？』

『葉伯！』另外，旁邊一個膽戰心驚的低音，悄悄地送進葉伯底耳朵裏，並且那人還用手拐輕輕地把葉伯拐了一下：『現在這世界，還是少開口的強啊！俗話說：「牆有縫，壁有耳！」……』

說這話的人，是賣馬草的牛老三。

『什麼？什麼？』葉伯又灌進了一杯酒，陡地憤怒起來，把桌子一拍：『難道我說的不是公公道道的話嗎？我可以用我這五十八歲的年紀賭東道，看是這邊文明些呢，還是那邊文明些？』

人們馬上被他這一頓話嚇跑了。

他才又獨自喝飽了酒，歪歪倒倒地走出糟坊，打算到河坡上挑水去。

當他正走到水巷口，忽然！迎面跑來了一排鬼子兵，其中有一個兵話也沒說一句，提起鬼頭刀，對準葉伯底腦門蓋子，就是一傢伙！

馬上，葉伯底頭，被砍成兩半邊了！一股鮮紅滾熱的血，滲和着腦髓，噴了出來。

（註）『吃鍋巴飯』是一句土話。指幫人家的人，祇有鍋巴飯吃，沒有白米飯吃。

一九三五，五，十二，寄於上海。

一個朋友

『我，他媽的！沿着京漢，粵漢線幾千里路，哪個不曉得我大麻子張金標？』

那傢伙又在我們這間狹隘而憂愁的天地裏吹牛皮了。

他，大麻子，實在也可以說是我們這堆人裏面一個唯一能夠快活的人，成天是有說有笑的。那怕前天提去挨了三百軍棍回來，屁股上被打得『青綳紫肉』，走回來的時候，簡直一顫一簸，眼淚滲和着臉上的黑灰，把那些大顆大顆的麻疤，顯得異樣地難看，甚至很有一點兒委屈；可是這傢伙一進黑屋子，就趕快揩乾了眼淚，好像一個頂頑皮而又強悍的孩子，可以用這一隻眼睛笑，用那一隻眼睛哭。而且非常勇敢的詛咒起來：

『哼！你這龜孫子，你這忘八蛋！我老子總有一天，叫你認得老子們的厲害的……』說完，他照

(23)

例報復似的用勁把胸膛一拍，把牙齒咬得嚙嚙緊。

『總有一天！』這意思是說『他老子』定要報仇的。好像有一天非得把管獄老爺也弄成像他一樣，呼爺喊娘不可。

在我，那時以一個陌生者，對於這位朋友還不大了解，但是他這種憤激，這種志向，實在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

但是，這佩服的心，忽然被位置在我旁邊的一個逃兵澆了一瓢冷水！那是說他又跟麻子那傢伙在『抬槓』，用了刻薄和嘲笑，以及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的一種坦直的老脾氣：

『大麻子！我說：你將來怎末樣叫管獄的認得你老子呢？』逃兵故意眨眨那色情狂的眼睛，裝作很鄭重其事的樣子。

『我……我老子……總……總……你瞧着好哪！』大麻子接着把手懇求地一揮，似乎暗示着說：

『你不要有眼不識泰山啊！』

『總！……總！……哈哈！……光總也是不中用呀！伙計！你要說說你的狠氣，叫大家評判評判看。比方前天拖出去的那個白金龍，他說：老子死了變成鬼，也要咬那狡猾的軍法官幾口！你哩，當然不會跟白金龍一樣，拖出去吃洋花生米見的。那末，你出去了，要怎末樣報復呢？嚇！老弟的話！我說：

『不要光吹牛皮，把房子吹塌了，壓死人不抵命！』

『我……我！』麻子口裏呢嚨呢嚨了許久，依然講不出報仇的辦法。因之臉一紅，趕快用手去搔耳朵，好像一個許久就遺失了一件寶物的人，在迷惑中回憶那遺失的方向。

『不是我瞧不起你，麻子老弟！你……實實在，不過……』逃兵用那鑲有半口金牙的翻嘴巴，大大地冷笑了一聲，又向麻子瞥了一下狡詐而刻毒的，水蛇似的眼睛。『不過少玩頭，成不得正果的。我頂佩服白金龍那種人，他是經過了許多大場

大合的；真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眼睛也不與閉一下的。真是配得起叫一聲：「行！英雄」！那怕現行就是吃了洋花生米，也值得！」他馬上把大姆指一豎，氣冲冲地補上兩句：

『可不是！再過三十年，又是一條好漢………
…』

逃兵把他的英雄論發洩完了之後，得了難友們大大的喝彩。連那個成天哭喪着臉，陷于生與死之間的哀愁的王小鬍子，也用了『權且快樂一下了再說』的放任的態度，吱吱地笑了。

這時，大麻子的臉上，現着一點兒的無助跟羞慚的紅暈。沒勁兒的把頭一歪，嘴巴微微動彈，好像在說：

『你媽的！不要太瞧不起人！你等着看好囉！』

逃兵頓時得意起來，順手把我的肩膀一拍，笑迷迷地問我：

『劉大哥的話！你覺得我小兄弟剛才的話對不對？』

我隨意點了點頭，乘機小聲小氣地問：

『麻子以前是幹什麼的？他這次的案子，聽他說是爲了強佔人家的閨女。……』

『哈哈哈哈哈！唔啱！……』逃兵簡直笑得快要斷氣了。只看見他那水蛇眼睛擠成了一條線兒，而他的金牙齒，却連根都露在外面了。

等他笑到滿足了，他才鬼頭鬼腦，用惡氣薰人的嘴巴，兜住我的耳朵，悄悄地告訴我說：

『他……是跑車的哪！』

『跑車的？』我以爲或者是在車上做小買賣的。因此我很有把握地回答着：

『啊！他原來是車上做小買賣的呀！……』

我還沒說完，逃兵就馬上把頭一搖，瞧不起人的，向我斜拋了一眼，糾正我：

『不是！是跑馬頭的傢伙啊！』

『跑馬頭的？』這更是像把我投在春天的迷霧中了。我祇得乞援地睜大了眼睛望着逃兵。

這一次，逃兵大爺可並沒笑，立刻就拉出學者

一般的架子，用了矜持的口吻，教訓我：

『喂！這點也不懂得！虧你還是在外面混的人，真是！』他頓了一頓，歪着頭對我笑了一下。然後拍着大腿，繼續着說：『不跟你丟「典子」，那就是說：他是在火車上當抓手的哪！懂嗎？』

我才恍然大悟。

這時候麻子正對一個烟犯伸着手，像討債的一般，默着面孔講道：

『老槍！給我二十個銅板，等會，好叫送水的跟我去買點鹽蘿蔔。』

『呃！哪個該你的債？麻子伙計！再說，我又不是你的大兒子，活該來孝敬你！』烟犯說完，狠狠地打了一個大哈欠，連鼻涕眼水也打出來了。

『好！不給我也中！等會那個陳班長給你買來的烟泡子出了岔子，莫怪我麻子不夠朋友就是。』麻子示威一般的說着，末了還加上了一個陰險的冷笑。

可不是，麻子說得出來，就做得出來。你要不

給他的錢，他就會給你搗點兒小鬼，弄得你哭不得，笑不得。所以那烟犯雖擺出不高興的面孔，但終於把一大把銅板拿給大麻子了。

這一下，麻子可樂了。即刻忘掉屁股上的傷痕還沒好，就把左脚彎曲起來，裝着一條跛腿，用右脚跛動着。又把頭歪向他那隻故意聳起的左肩上。然後，把中指和大指彈得滴嗒滴嗒地響，十足地成功一個打蓮花落的求乞者。而且口裏有腔有板的唱着：

『啊！大老板，喜洋洋；生意興隆財運旺。你吃肉，我吃湯；你賺錢，我沾光。……』

如是，引起了所有不幸者，都從苦悶的，壓抑得生了霉一般的心底下，湧出了輕快的笑意。

就是這間窒息的房子裏的空氣，也像忽然帶來了歡樂和生意。

可是，沒有幾天，他老先生不知怎末樣一來，陡地照顧到我的頭上來了。不過據他事後說，他是把我當作了一個好朋友哩。

事情是這樣來的——

當我有一天談到人類的將來，最後我說：

『人人應該公平，怎樣還有貧窮和犯罪，牢獄和鞭撻呢？……』

這論調，似乎有若干處適合麻子的口味。他聽了以後，就沉默地，但也很愚蠢地歪着頭想了許久，然後，像從遙遠的夢中，拉回了飄失的靈魂。他怔紅了臉上的麻子，費力嘆息着說：

『啊！當我常常想起：爲什麼我要幹這見不得人的活路，爲什麼我沒有別的路好走呢？那是……那是……』

這之後，這傢伙像要實行他的信仰似的，一次現着他自信的臉色，映着他貪婪而原始的眼睛，對我說：

『朋友呀！你要曉得我怎樣的缺少一件襯衫啊！你……劉大哥！你不是有多多的嗎？你應該分給我一件哪！』

『但是……』我稍微顯得有點兒不願意。可是他馬上很有理由的，堅決得像在命令我：

『噢！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呀！』

這樣，我就祇好趕快打開我的包袱，把我那另外的一件襯衫拿給他。

又有一天，他坐在我的對面，我看見他狠狠地拿眼睛——這眼睛裏射出的光芒，我是祇在那餓貓捉住老鼠洞時才看見過的。——對我腳上的皮鞋盯着，嘴唇皮扭動不止，似乎正在嚼着什麼有味的東西。我心裏想：

『哈哈！這流氓！又在打算着脫去我的皮鞋了！』

果然，他決定地站起身來，溜到我的身旁坐下。他用手很親熱地撫摸我的皮鞋，而且用了近乎女性的良善的聲音喃喃着：

『喂！劉大哥的話！你這雙皮鞋該是多末漂亮啊！我想穿它走起路來，一定是舒服得要命的，不是嗎？』

『可不是，麻子伙計！』

『啊！走動的時候，它格吱格吱的響嗎？』

『嚇嚇！』

『不瞞你劉大哥說，我就頂喜歡它的響聲。從前我在長沙做馬路小工的時候，我們的工頭，就有過像這樣的一雙皮鞋，他每次碰着女人的時候，就拚命把它走得格吱格吱的響，弄得女人們都掉過頭來看他哪！哈哈！……』

他沒命地笑了。一直笑到他的幾顆眼淚，滾出來浸滿了眼皮下一塊頂深的麻窩。

『這傢伙笑得多久快活啊！』我心中即刻生出了羨慕的感情，跟一種天真的快樂。

『我以前也有過一雙陳家庚的橡皮鞋。』他停止了笑。『但是，嚟！到底沒有皮鞋穿着夠味哪！喔！劉大哥的話！』他偷偷向我瞟了一下。『我想，你把它送給我，不好嗎？你不是還有一雙布鞋嗎？』

這次，沒有等到他說出『你的就是我的』的話柄，就忽然引起了我旁邊那個逃兵，憤憤打抱不

平了：

『你這狗養的！真是人心太不知足。要了別個的襯衫，又要別個的皮鞋了！但是，你有什麼拿出來給別個呢？你是：別個的就是你的，你的不與別個相干！媽媽的！』

『我……我……』麻子馬上像受了冤曲，口裏吃格着。『我……一說，我沒有多的哪！再說，我這件破夾襖已經像狗子口裏吐出來的，憐得要命！如果哪個要，我麻子要是捨不得脫下來，你當面噴我的涎水好了！』

我想：對他再說，也是白化氣力。于是，我就裝着很泰然的神氣，把皮鞋脫下來給了他。

他當即把皮鞋穿在腳上，在這小房子裏試走起來。那高興的勁兒，簡直使他臉上的麻子，顆顆都放出了毫光。可是，過了一下，他還嫌不足似的說着：

『媽的！要是再弄到一件新的夾長褂呢？要是再弄到一件新的夾長褂呢？』

(38)

時間的過程，在這裏，雖有時候像一匹蝸牛爬過百尺的高牆；但有時候，却也像流星滑過空隙。所以，忽忽地三個星期快要過完了。麻子憑他過去的經驗，知道他不久就要從這裏放出去，重新流浪到人間去了。因之他有一天很正派的對我話別：

『你，劉大哥！是我活了半輩子第一次碰到的一個夠朋友的人。將來說不定：山不轉，路轉，一下子碰着了，兄弟我……一定大大地請你老哥玩一個痛快。再者，你老哥將來出去了，如果萬一碰着什麼不順手的事，你祇消在車站附近的小茶館裏找我好了。我是把褲子脫下來去當，也要幫助你老哥的！可不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他是說得多末鄭重，多末熱情！你就在他那麻子縫裏，也找不出半點兒的虛偽。

『將來怎樣找你呢？就問麻子這名字嗎？』

『不。我們當中是麻子的，也有好幾個呢！就是問張金標也是空的。他媽的！這姓名，我是祇在吃官司的時候，才偶然用一下的。你頂好問老九這

個名字。一問，誰都曉得。沿京漢，粵漢綫大大小小的碼頭。』

不久，他出去了。

我哩，是在他走了之後，好幾個月才出來的。已經是一個寒冷的冬天了啊！即使我像鴻雁，也衝突不了這風雪的密網，飛到那三千里外在北國的故鄉呀！何況我身上只有這件夾衫，腰中沒有半個小錢。我是饑寒交迫地，踟躕在這異鄉，流浪在車站上，和馬路上喲！

我想起了那個麻子老九，幾次跑到車站附近的小茶館裏去找他，可是找破頭，也沒有。有一次我問一個坐茶館的朋友，他把我渾身打量了一番，然後很隔膜地告訴我說：

『聽說老九上漢口一帶發財去了，這裏許久沒有見到他的影子。不過，他那個狗入的，跟旋窩風一樣，一時車到這裏，一時又車到那裏。說不定你寅時碰不着他，卯時又忽然站在你的跟前了。朋友！他就是這樣的一種人！』

于是我絕望地在街頭度過了幾個寒冷的夜。終于，我下了個決心，硬着胆子混到上漢口去的一輛煤車上。我想：查票的總不會把我推下車去的；因為煤車上橫直是沒有搭客坐的。我坐一次，難道有什麼損失嗎？

但是當火車剛剛快到一個小站的時候，一個查票的，拿着他那典型的湖南駢子的臭腔調，把我推了下去：

『給我滾下去，滾下去！聽到嗎？你這狗婆養的！要是再一次看見你了，定拖去交給路警，槍斃你這狗仔子！』

我就從煤車上被驅逐下來，又流失在這冷酷的沙漠裏了！

可是，天啊！不久，我約莫在這小車站徘徊了兩三個鐘頭，忽然！聽見了一個很熟的口音從一家小酒館裏衝了出來：

『你媽的！老爺們多的是錢，唱罷，你這小妖精！把你的乾哥哥——我——九老爺唱樂了，另外

再給你一塊錢的外水！」

『這不是麻子那傢伙，是鬼？』我心裏叫喊着，興沖沖地跑了進去。

麻子這時正跟他的幾位朋友，口裏灌着燒酒，手裏攬着妖窈古怪的賣唱的女人。其中有個白胖得像一條冬瓜的女性，正提高尖嗓子唱着一隻大倒貼的曲子：

『一把手……扯住了……奴的個……相好的！……坐將下來……有話對你提！……』

待我剛剛把頭伸了進去，就感到一陣大麥酒的氣味兒，混雜着一個驚叫的聲音，向我撲了過來：

『唔喲……！好朋友！你劉大哥是什麼順風把你吹來的？好！請坐，這裏，老朋友，有個座位。喂！』他折過頭，擺出吩咐下人似的老爺腔，向堂倌呼叫：『小三子！趕快拿一副乾淨杯筷來！儘好的菜再來幾碗，酒再加三斤，要快！聽到麼？你這狗養的！……』

我不管旁人，就是那幾個賣唱的婊子，幾次向

我瞞着嘲弄的眼波，我也不去睬她們，祇狠狠地吃喝起來，以補足我幾天來飢餓的罅隙。這樣，使我底腸肚，不禁大大地歡呼着：

『好！好！！好啊！！』

一直吃飽到打了幾個噁，我才向麻子提出我的要求..

『麻哥的話，你我弟兄倆都不是外人，所以哩，兄弟也用不着客套。你是曉得的，我出來，在這南邊，一沒有親戚，二沒有朋友，這個………這個………』

我把話暫時停住，用眼睛輕輕地去看他的顏色。

『何消說呀，朋友！』他那半醉的紅麻疤，立刻堆滿了熱笑，『一切有我負責！』他把鼻尖一指，又繼續說：

『喝酒哪，劉大哥！這回子，也是該你老哥的運氣好。不瞞你老哥說，兄弟這次得了一筆財喜，包你有錢坐車到武昌的。還有，看你這個樣子，應

該是很冷。等會兒，給你去買件棉袍，再哩，就留你的大駕在這裏痛痛快快玩幾天了再說。這真是難碰難遇呀！可不是？實在，我們彼此都像一根軟雞毛，像一根浮萍艸，隨着風吹到東就是東，吹到西就是西。那末，我說：你老大哥的話！這次我們再一分開手，像河水跟井水一樣，誰曉得幾時又才能夠流在一道呢？並且，我們說不定明天又被帶到「班房」裏去！咳！實在我們也是太……太不幸了啊！唔！請你再加上一杯，朋友！』

『呃！…呃！……』我幾乎興奮得說不出話來了，從激動的感情裏，我費了好大的氣力，才又湧出了一句話：

『你……你真是一個好樣兒的人啊！』

『不是這樣說！劉大哥！要曉得哪個沒有困難的日子？我們……』他加重了語氣，把手揚起來做了一個慷慨的姿態。『我們……四海一家！祇要是江湖上飄流的弟兄，不管怎樣，就是當了蒯子，也應該去幫助的！況且，你老哥又是個頂義氣的人

呀！再則，我們既沒有親人，又沒有家屋，更沒有從爺娘手下傳給我們一棟房子，半畝田。那末，不靠朋友靠哪個呢？……』

我們喝完了最後的一杯酒，離開了小酒館。麻子不待我開口，就跟我買了一件墨青布的棉襖，使我身上的血，馬上溫暖了。並且又親暱地對我說：

『本來很想留你老大哥的大駕，在這裏，一塊兒玩幾天的。但是，曉得你老大哥歸家的心切，所以兄弟也就不敢勉強。所以……所以……』

這時，他似乎很抱歉的，手從衣袋裏伸了出來，把幾張鈔票悄悄地塞在我的手中，帶着乞求原諒的聲音說：

『這點，五塊錢，小意思，算是兄弟送把劉大哥在路上買碗茶喝的。本來前三天做了一筆好生意，你老哥要是早點碰到我，包你一直到北方去的路費都有的。可惜遲來了兩天，錢都跟朋友們在一道，花天酒地化光了！這實在太對不起好朋友了！』

『麻子哥！請你不要客氣！這錢，足夠買一張到武昌的車票。到了武漢之後哩，我再去碰碰運氣，找找熟人看。不過，這實在是太打擾朋友了！』

『哪裏話！哪裏話！』他友愛地攀着我的肩膀。

不久，夜班的火車開了，我就跟麻子在最後的擁抱中離開了！

當火車開行了很遠，我還彷彿聽見他熱烈的聲音『再會啲！流浪的朋友！』在這冰冷的黑夜裏飄盪着。

一九三四，九，廿二，在上海。

劉長林

一說，我離開軍隊生活，是整整十三年了。在這退伍的許多年月中，一切戎馬風塵的往事，都從我匆匆的現生活裏面夢也似地消褪了。我幾乎時常詫異我自己從前真是做過長期軍人的。可是，其中却有一個陰影，它用了沾着底氣力，慘痛底感應，深深地將我底靈魂搶住，揉扯着，吞噬着，使我像一個放下屠刀的和尙，不時從懺悔的木魚聲中，發出無助的悲哀之心語：

『唉！你不幸的一等兵——劉長林啊！但願你不要因為人事底遺憾，已經得到地下底安息了！』

十三年後的今天，讓我從人生狂流激轉中以一個退職的老連長底懊惱的心情，來回憶他——劉長林底遭遇，對於我這久在槍林彈雨裏過生活的人，是怎樣忽然把生命底舵，轉向現在的吧。

事情底開始和結束是這樣的：——

當我們打下了昌州，我由中尉排長高陞爲連長的時候（我記得我是做的本連第四屆的連長。前三屆的連長，有一個是被一顆追死砲彈飛去了左腿，有兩個是英勇地成了『精神不死』！），我們連上底老兵，在猛烈的戰爭中，微倖留下了生命的，還不夠一排人。如是我們祇好在新克復的防地上停留下來，等候着後方新兵招募處給我們補送些新的戰士來，趕快實施『新兵教育』之後，再去加入前方，跟敵人拚個你死我活。

不久，由一列破爛的軍用車，裝來了一千多新兵。馬上，由團部給我這一連撥來了七十八個還須得加工製造的新的戰士。由于這羣新戰士底各色各樣的形狀跟語言，叫我即刻體驗到後方招募委員們底忙亂，與供不應求了。因爲，有許多新兵底姿態，若在平時，實在夠不上格。比方劉長林，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劉長林底樣子，第一次浮在我底眼前，就叫我即刻想起我的家鄉裏那個外號叫：『豬不食

的南瓜』的人物。你看他那雙手，粗笨到好像永遠是在這冬天似的僵硬，他那細小的眼睛，刻在他扁圓而黃腫的頭臉上，實在叫你就心它一上火線，是不是能夠瞧到三百米遠以外敵人底前進。還有他那兩條腿，大概由于肩膀長期沉重的負荷，把它曲成螃蟹的姿態。這，你想叫他『立正』的時候，能夠達到操典上『兩腿成一直線』的要求嗎？真是活見鬼！另外，是他底肚子特別大，特別挺。我想，這一定是被那些粗糙的食物——說不定裏面是裝的樹皮艸根——脹大了的，也是不能做軍人『小腹要向後縮』的姿勢呀！

總而言之，一句話，他是適宜出現在荒老的鄉村底人物。而現在這却出現在這浮囂潑辣的軍隊底行列中，實在應該歸罪于老天爺失了安排的啊！

照例，把新兵編入了『排』，造花名冊的時候，做連長的應該要一個一個問問他們底出身。那時，我就按名喊到他：

『三排第九班列兵——劉長林！』

『呃——！』他回答得有點兒不好意思似的，把聲音拖得蠻長，蠻費力。

『豬！連長喊你時候，你要高聲答應「有」的哪！什麼「呃」？又不是在自己家裏答應你底娘老子！』下士班長趙金標趕快在旁邊糾正他，而且搖着拳頭要教訓他一頓了。

我馬上制止那個『老兵油子』的班長：

『趙班長！這回不要打他，他是剛才入伍不久的。以後好好教訓他就是。好，劉長林！你以前在家裏是幹什麼的呢？』

『我……我……』他的聲音像被人毒打後的貓子，把那無色彩的眼睛瞟着趙班長底拳頭。『我在家裏是耕田的。跟八里頭秀才老爺屋裏耕田的。』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我家裏人口多哪！連長！有一個七十一歲的老娘，有一個老婆子；還有三個娃娃，大的一個叫石頭，是個放牛娃子（註一）；中間的一個叫望寶的，是個『酒饅子』（註二）；頂小的一個叫……

叫……』他底臉上即刻湧出了一種似乎快慰，而又似乎懷念的顏色。

『很好！伙計！你底福氣實在不錯，真是兒女滿堂呀！不過，你爲什麼，又要出來當兵吃糧呢？喂！……』

『回連長的話——嗨！』他開始不安地用手摸着軍服上的銅扣。『說起來，連長！我這人，這幾年真是……嗨！……「背十（時）背出十一」來了！天老爺不睜眼睛，剛剛去年的大旱年一過，今年，還不讓你喘過氣來，嗨！又發了一望白的大水，把田裏的莊稼沖得一乾二淨！等退了水，秀才老爺又……』他抑制着快要哭出來的聲音，接着說下去：

『連長！弄得我一家人，好像半夜三更落在深井裏，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我底娘跟我說：「長林！這也不能睜着眼睛等死呀！你也得出去找活路呢！田沒有耕的了，米缸裏沒有一顆米了，這一窩老的，小的，怎樣過活呢？」……』他說到這（52）

兒，隨即用拳頭捶着他鬱結而悲哀的胸脯。

「那末，劉長林！你出來當兵，是你底老娘教你出來的嗎？依你這樣說，光景也想來軍隊上撈到一個把官，發點洋財了回去嗎？」

這一問，使他呆滯了許久，然後才現着愚蠢的苦笑，回答了我底問題：

「連長老爺底話：說做官呢？我劉長林前生也沒有這福氣的！您想，我又沒有進過學堂門，「扁担倒下來，一個一字也不認得，」哪裏有那好想頭呀！我不過聽見招兵的老爺跟我說：「當大帥底兵蠻快活哪！伙計！每月有二十塊大洋的餉，而且，又是關現的！」我一想，這還不錯！一個月是二十塊，一年是一二得二，二二得四，看哪……不就得了二百四十塊錢嗎？我那時候心裏喜得像豬油的潤，就說：好罷，就去當他入媽的年把兵，賺了這筆錢，再回去，買一條耕牛，頂幾石田，也還不遲呀！這樣，我就報了名哩！……」

從他最後的語氣中，我看見有一道希望與樂觀

的光輝，在他底眼睛裏迸發。同時，那老實的農民眷戀田土家屋的熱情，也使我這顆久在軍旅中飄浮的心，深深地感動了！另外，我底心裏大大佩服我們那位招兵委員——王少校副官——底本領，將畫餅一般的幻想，不惜地填滿別人絕望的肚子；將泡影一般的希望，慷慨地脹破別人的飢餓的腸腹；這功德確是不小，應該是多末高尚的人物啊！可是當王少校每次送新兵到前方來的時候，而我也看見他底軍用提包裏面，至少，也有二十瓶以上的五淋白濁丸了。

「連長！這裏是不是每個月二十塊？是不是開現的？」劉長林又用着孩子單純似的想念問我，將我對於王少校的聯想打破了。然而，我很躊躇于我底回答。

不待我設想怎樣去給予面前這位熱夢者一般的人底「是」與「否」，旁邊那位下士班長就趕快擺起政論家底腔調，代我輕鬆了責任：

「你媽的腿！土匪思想！當咱們大帥底兵，是
(54)

「不要錢！不怕死！」的呀！」下士理直氣壯地指了指臂上纏的那塊印有格言的袖章。「要不是肚子不聽話，這肚子也可以用皮帶勒緊，省得公家每天的兩頓乾飯哪！」

下士班長說完話，露出了他門牙上的兩顆洋金牙齒，光亮一晃。不知怎樣，我總相信這『老兵油子』底話，跟他那金牙的光亮一樣，是冷漠的，外面光的。

×

『稍息！……立正！……』

『各排報數！……』

新兵教育開始了。

一些個拿『混軍隊』來當飯吃的『兵油子』，在受新兵教育的時候，就現出了他們底『馬脚』。那是說：他們操得非常之熟練。可是，假若你要問他，他一定咬定不承認他過去是在別的部隊裏混過的。因為他要是承認了，他就怕你隨時監視他，使他不好在出發到前綫去之前『開小差』。

這之間，祇有劉長林底動作特別笨。不怕那個下士班長的底口都喊乾了：

「劉長林！你這豬！你這『二百五』（註三）！拿左脚是擺右手的呀！嗨！我底爹！未必你底左手跟左脚，右手跟右脚，是分成兩家了的，不能夠你來我往的嗎？」

於是，這位可憐的笨伯，常常被班長拖到『列子』外頭罰『兩腿半分彎』！有時候，還被罰跪，像一座碑，硬挺挺地豎在太陽底下，晒得『黑水汗』直流！可是班長還在他面前一面嘆氣，一面又像在討饒似的大聲吆喝着：

「呃！我真怕了你！你……是哪個叫你來吃糧的呀？你這個笨耕田佬！」

三個星期的『徒手教育』操完了，加快地適應於前方戰綫的需要，改成操槍，實彈射擊等等。

這一套，他——劉長林更弄不來的。別個底『四把槍』，托得蠻好，蠻確實，你只消喊一聲『口令』：

『托——槍——！』

他們就「嘩——嘩——嘩——嘩——」的四下子，把槍送到肩膀上了；而且，槍身筆直地成爲一條綫，像一座石刻的武士。

但是，劉長林呢？哈哈！他老先生底動作，總不是慢，就是快。並且，老是扛的歪槍。等到一開步走，槍尖就像在打瘡疾，兩邊搖幌起來。

有一次，我們底營長騎着馬來看操了，忽然發現了劉長林底動作，馬上右手一揮，用着炒米泡似的沙音，把我從『連教練』的行列裏喊出來：

『九連連長！』

『有！』我就趕快恭恭敬敬，用跑步跑到營長高騾的馬前，舉手向帽沿一伸，喊一聲：

『敬禮！』然後，用惶恐底聲調向營長請示：

『營長有什麼吩咐？……』

『你那第三排倒數去第四伍的前一列的那個士兵，爲什麼槍扛得那樣的壞？哼！已經操了這許久，爲什麼還是這個鬼樣子呢？那末，你們當連排長的，倒底是些飯桶呢？還是什麼呀！……』

營長講到『飯桶』兩個字，照例是學着團長底神氣，把那嘴上那一撮死也不肯長旺盛的日本鬍子一聳。

『報告營長——』我趕快加以解釋：『那個士兵叫劉長林，就是我前次向營長報告過的，他實在不及格，我看，只有把他開除！』

『瞎說！』營長把白眼珠一翻。在這作戰的時候，招兵是比拉伕還要難呀！好容易開除一個？以後朝哪裏找人補？』

『是！是！』我祇好趕快表示軍人底天職——『絕對服從』，『沒有理由講』！

我憑空受了上司這一頓申斥，這火氣應該去找劉長林來發洩。就等於營長受了團長底申斥，來找我們當連長的發洩一樣。所以我跑回去，把劉長林叫出『列子』，不講三七二十一，迎面就是一個耳光，把他的軍帽都打落了。而且狠狠地罵他：

『你這渾蛋！是一條豬也要教變了哪！』

他冷不防被我這一來，弄得摸不着頭腦。用他
(58)

呆滯而驚訝的眼睛盯往我，好像一個乞憐的畜牲似的。待我明白解釋給他聽：爲什麼要打他？爲什麼要罵他？之後，他才恍然大悟，把眼睛委屈地望着遙遠的天際，用着自怨自艾的腔調說：

『噫！這肩膀，從前在家裏，不瞞您連長說，是常常挑八大捆『艸頭』，一口氣不換地從田裏挑回家，走九里多路，都不作輿歪一下的！噫！陡然現在扛這七八斤重的傢伙，都扛不好了嗎？這真是……這真是……』

他斜着眼睛，痛恨地瞥視了右肩的步鎗一下，立刻，兩顆黃豆一般大的眼雨，從眼眶下，沿着受屈顫抖的臉腮滾了下來！

我雖是一個硬心漢子，帶兵打仗，像我們幼時摔泥巴果玩似的，把子彈去穿破別人底骨肉，看見死亡，聽見慘叫！可是，我却頂怕看見別人底眼雨啊！於是，我當即從緊張與激怒底鋼壳之下，輾轉而成爲一束綿絨了。我把頭一歪，設法不想去看到劉長林，匆匆地對他喊叫着：

「好！算了，算了！請你不要再流出眼淚吧！你趕快歸隊去，以後用心操練好了！再說，那怕你底肩膀能扛一千斤重的担子，但也抵不了扛好一桿槍的有用處呀！要曉得我們大帥底江山，不是靠着扁担，而是靠着步槍的啊！」

×

從此以後，劉長林像靈魂上遺失了什麼似的，很難得看見他底一絲兒笑容。雖則他從前談到他底老婆，他底孩子，也並不是怎樣的哈哈大笑。

我因此時時刻刻注意他。經驗告訴我：凡是板着面孔，不聲不笑的士兵，那一定是肚子裏有什麼鬼胎的。比方說：開小差，拖槍逃之類……。

但是，還好！在不久的幾天之後，上面給我們連上犒賞了一條肥豬來了。並且，還給每個士兵發上了兩毛錢的津貼。這，明地裏是獎勵我們這連上次攻下昌州有功；而暗地裏——這祇有我們跟大帥多年的老人們才曉得——則是說又要調我們出發到前綫上去了，借此鼓勵士氣，提高爲大帥打江山的

(60)

勇氣啊！

這時候，那位老實人劉長林呢？他却蠻高興有肉吃，有兩毛錢化。在用晚餐時候，他蹲在地下，一面嚼着大塊的肥肉，一面把眼睛盯着熱氣騰騰的菜盆子裏。爽爽氣氣地對着旁邊下士班長笑着，而且用肘拐着班長，呱喇呱喇地講着話：

『天哪！好久沒有看見油葷，腸子肚子怕不老早就生了鏽呀！這回，哈哈！趙班長的話，您說，吃了這頓肉，怕不上早操的時候，陡然增加八十斤氣力麼？呃！……』

連那平時沒有好顏色對他的趙班長，也紅光滿面，向他打趣着：

『不過，你這傻瓜！我說：真的，你不要太吃多了哪！小心等會兒打屁油了褲子啊！』

『哈哈！~~~~哈哈！~~~~過年哪，過年哪！』他滿腹勁兒地笑着，嚷着。

使我這長久把歡樂埋沒在嚴肅裏的人，也不覺在心裏叫笑着：

『笑得該是多末快活呀，你這種田佬！』

晚上，在點過名，解散之後，他一個人開暢地走去，坐到操場邊沿一顆高大槐樹底下的艸地上，把頭仰望滿天亮閃的星星，一面用手摸弄着口袋裏兩毛錢的銅板，一面粗嘎地放肆地唱起了他家鄉底花鼓戲：

『蔡明鳳，跔大街，思前想後；

想起了，家中事，面帶憂愁！……』

聲音是如此波動，在這北方所特有的清澈而廣平的月夜底安靜裏，陡地像把我從半生戎馬的風塵中，帶回到了故鄉幼時的境地——溫柔，而且慈愛！

×

從此以後，劉長林着實快活了許多，不像前些時候那樣，好像一隻永遠打不破的悶葫蘆。然而，『哀愁』這東西，據說常是以箭底速率與不測，射進人們底心坎來的。因此，不到三天，他又被一件事悶住了。這是說，他從進軍隊以來，第一次得到
(62)

了家信。

原來他底家信，若照我那位助手——連副底意思，是最好不要讓他曉得。免得他曉得了五心不定。可是，我對於其他士兵底家信，是扣壓了許多的，而對於這位老實人哩，我却似乎有意不去推想未來底結果，叫文書上士唸給他聽了。

信是用他老婆底名義寫的。大意是說他底七十一歲的老娘，病到快死了，而妻室兒女們，也窮苦到成天打餓肚。最末是這樣幾句話，並在字的旁邊密密地畫了一些圈子：

『…………姆媽祇○膺○一○氣○了，一清楚的時候，就口口聲聲呼叫你底名字！我跟石頭望寶們哩，連○附○近○的○樹○皮○草○根○都○吃○光○了，成○天○打○着○餓○肚○！望○寶○的○爹○呀○！你○有○錢○寄○錢○回○來○，沒○錢○，人○要○趕○快○回○來○的○噲○…………』

他聽完了這封家信，陡地臉龐一烏，像小孩，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又連連向我哀求：

『連長老爺呀！我已經快幹完兩個月了，一個

錢也沒發！我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借給我十塊八塊錢寄回去！要是你老人家借不下來，就請幫我轉個請假條子給團長，准許我回去看看了再來喲！』

『請假是不准的，劉長林！』我跟他說：『餉哩，上面不是有命令下來嗎？說是打跑了敵人，進了京城，就三一三十一的關清！』

後來，他又是哭，又是說的鬧了一頓，弄得我不能不擺出官長底威嚴來把他嚇走：

『你叫我當連長的，未必還去賣了家產來借給你？再說現在快要出發了，就是大帥底兒子少帥，也請不動假的，曉得嗎？』

這樣，他又漫沉在無底的悲哀之窟了！

×

戰爭像是永遠填不滿的大海，貪饞地，把成千成萬的新的波浪吸去，作一血濺肉飛的狂嘯。幾天來，看見山砲兵野砲兵迅速地朝前開去。新從外國賣來的飛機，也在愁雲裏嗚嗚地朝前飛去。而運回來的，都是呼爹喊娘的，一列車一列車的殘廢者，

(64)

和發臭的死屍！

這次戰爭的猛烈，我們只消看外國人恭維我們的：『其戰綫之長，動員的人數之多，以及每天消耗的火藥之質與量，都是可以擬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無愧色！』就可想見了。

三天後，應着戰綫的需要，我們奉令出發前方去了，向×德一帶挺進！

臨出發的前一晚，團長集合全團底官兵訓了一次話，大意是說：

『我們這次討伐×系，是爲國爲民，是再光榮也沒有了！』團長說到這裏，露出了恰如其份的，不可多見的笑容。『將來打下了京城，包你們可以闊綽欠餉，而且在京城裏讓弟兄們『三天不點名』（註四）；不過……』團長忽然把漆黑的眉毛一蹙，日本鬍子一翹。『假設有哪個傢伙不自愛，發生臨陣脫逃之類的事體，那末，軍法決不饒情，槍斃他娘個臭皮！』末一句是用的他底下江口音。

隊伍從團部回來後，我也對全連的士兵激昂慷

慨地訓了一頓話。最後，我看見劉長林一個人默着面孔，用拳頭捶着胸口，好像有一塊生鐵梗住在那裏似的。我曉得他在發愁。我就特爲把他喊到房裏勸他說：

『你，劉長林！你要懂得先國而後家啊！』

他依然沉默着一聲不響，不置可否地把頭無力地倒在胸口上。臨末，用他那有毒似的，陰鬱的眼睛，向我瞥了一下，嘴唇顫動着一聲低微的嘆息：

『嗨！要是我打死了，我底一家老小該是怎樣過法呢？』

我們出發了！『戰備行軍』地到了離×德百把里路的樣子。我們停止在張家村的一所破廟裏。指揮官底命令，是叫我們這一團人，明天增加到戰綫底右翼去。于是，我們即刻準備向目的地推進，同時就領了三天的伙食錢，去附近採辦在火綫上所必需底糧秣。

那般戰區的居民——『北方傳子』，我們是領教過的。不怕我們怎樣說：我們大帥底軍隊，完

全是『爲國爲民』，『秋毫無犯』，……可是，他們不知道爲什麼，好像不了解似的，而且，他們還常常跟我們開玩笑，躲在高粱田裏，朝我們隊伍底尾巴放冷槍，弄得我們心驚肉跳。所以，這次派司務長出去採辦糧秣，爲了怕帶槍出去，着他們看得眼紅，繳了去。祇好派三四個徒手兵去搬扛東西。

司務長臨走的時候，把五六十塊光洋放在一個文書箱子裏，挑選了四個蠻有氣力的士兵跟他去。自然，劉長林也是其中的一個。

『劉長林！我曉得你在家裏挑八大捆草頭都不費力的，你這回跟司務長去採辦東西，可以用得上你底蠻勁兒了。伙計！你要多多扛些東西回來，切莫要拉老姓的伙。要不然的話，他們就會對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曉得嗎？』

臨行時候，我對劉長林這樣說。因爲我看見他似乎對這種出死力底差使蠻高興。

我打發他們走了之後，我就把我因行軍過久，而致昏花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在——一張作戰地圖上。

整個底心靈，沉沒在未來戰爭底憧憬中去了——飛機，大砲，白刃戰，殺呀！殺呀！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陡然被一陣緊張的聲音，打破了我對於前方敵情地形底揣摸。待我把眼睛抬向房門，啊！有一張驚慌到好像快要爆炸的皮球似的面孔，擺在那兒。我立刻認出他是剛才派出去跟司務長採辦糧秣的上等兵樊金龍。他用着喘氣的聲音說道：

『報告連長！報告連長！』

『進來！——什麼事？——』

『報告連長！』樊金龍恐怖地睜大眼睛。『司務長……司務長被劉長林殺傷了！他……他……劉長林把司務長底錢搶……搶跑了！……！還有李高陞被……劉長林把胳膊上殺了一刀！……』說完，他滿腦壳流着冷汗。

『什麼？什麼？呃！劉長林他行了兇？……』我驚異得跳了起來，幾乎不相信我底耳朵。

『是……是的，連長！司務長還躺在那裏，我

。…我是飛快地跑回來跟連長報……報告的。』

『唔喲！這老實人真看不出來！他公然敢有這樣大的胆子！』我一面驚叫着，一面趕快拿起手鎗，向出事的地點——離我們宿營地五六里路，是一個荒村野外。——跑了去。

待我到達了那兒，察勘了一番，才把劉長林當時行兇的情況，全盤明瞭了——

無邊的高粱田，遍掩着三兩經過戰亂後破爛的村莊，是一處冷僻的場所。當劉長林用着將陰私托在正直的言語裏向司務長說：

『司務長！我要去大解一下哪！真的，我底肚子痛得難過！』

於是，他便落在司務長這一羣人底後面了。他在後面遲疑了一下，突然！他愚蠢地把眼睛一瞪，牙齒一咬，拳頭向空中一揮，立刻，有一股當傻子的傻勁，無可奈何地突破了他固有的界限的時候，所反生的堅決與靈敏——這好比當聰明人聰明到頂點，一定成為愚蠢和遲疑一樣，——底力，詫異地

支配了他！促使他瘋狂一般的，果敢地向司務長追去；追到了，他冷不妨的，說時遲，那時快，飛快地抽出他底刺刀，用盡吃乳子的氣力，從司務長底脊梁窩通了進去！還等不及司務長喊一聲『啊呀』他接着好像拔艸，把司務長拔翻了過來，又向司務長底胸脯通進了第二刀。

之後，他慌張地從被害者底手中，搶奪了那隻裝放光洋的手提箱！

等到另外三個同行的士兵掉頭髮覺了事變，他更像一條蠻牛似的，一跳跳到本能地，預備抽出刺刀自衛的李高陞的面前，迎着胳膊，就是一刀！同時，用着比石岩傾倒下來還要難擋的，橫野的死力，一拳頭打翻了另外兩個張開嘴巴喘氣的士兵。於是，他才拔起飛毛腿，好比水蛇衝入池沼，用手分開高而且密的高粱，溜之大吉了！

在他脫了險，鑽過了兩條田塍子，他口裏還在吃力地反覆吆喝着：

『老子底心橫了！老子底心橫了！』

我根據了上述的情報，一面跑回連部給團部寫報告，一面派了一班全副武裝的士兵，去追趕劉長林。

晚上五點鐘光景，在十大幾里遠的高粱田裏，他——劉長林，終於，在十二根上了刺刀的步槍之下，俯首就擒，連同贓物一道押送到團部去了。

手提箱裏的錢，一文也沒少的重新由團部發還給我。而他哩，則被關在一間馬廄裏，從那阻斷了他底幸福之光的牆壁內，發出受傷的心底哀呼：

『噢！天啊！噢！天啊！』

而我底責任，也在團長這樣一道手令之下告了結束：

『該連長平時管理士兵，失于覺察；此次之事變，雖云人賊並獲，但究有影響軍風紀之處，實深且大。着將該連長記大過一次，以示炯戒！此令！』

×

是第二天出發前綫的早晨六點鐘光景，團部底

司號官，站在一堆高坵上，吹着『全團緊急集合』的軍號。那聲音，在這北方平曠的大地上，顫顫的秋風中，響亮着，飄浮着，陡然喚起了我們一種正如古代詩人所吟的：

『古來征戰幾人回。』底淒涼的滋味！

我即刻吹哨子，把隊伍集合起來，用跑步帶到團部外底平野去。

全團底部隊都集合了。一陣威武與嚴肅的氣息，是簡直把那騎兵連底馬兒，也壓迫得不敢作嘶嘶的吼叫。等了幾分鐘，我們底團長，才騎在一匹棕色的馬上，旋風似的衝了來。他那長統馬靴，在晨光中閃着亮晃的光輝。

恰在總值星官對團長行了『敬禮』口號，報告了全團人數之後，有一個臉上發着土黃色的罪人，被四個勤務兵架了出來。

『啊！是劉長林呀！』

有一陣輕微的嘆息，從士兵中很一致地發出。

劉長林失神地，無助地，用他那毫無色彩的死

魚似的眼睛，茫然地監視着這威風凜凜的陣容。在這太強與太弱的對比之下，他所有底一切，實在不過形象了一個人類底悲哀與不幸，災禍和眼淚啊！

『全團底弟兄們聽到——』團長把馬韁繩一拉，胸部一挺，開腔了：『今天本團長宣佈逃兵兼殺人犯——劉長林的死刑！第一，在這作戰時候，不去和敵人拚命，反而劫款潛逃；第二，他胆敢殺害長官，真是罪大惡極！就是把他來鎗斃三次，是的！拿來鎗斃三次，也不足以抵贖他底罪惡！』團長把牙齒咬緊了。『現在正要上前綫殺敵了，若不鎗斃這種害羣之馬，哪能維持咱們神聖底軍紀？所以，所以，……』團長說到這兒，捏緊了一隻拳頭，向空中一擊，好像即使將整個的宇宙，統統擊破也並不可惜似的。然後提高他打土雷的聲音大喝一句：

『鎗——斃——他！——』說完，又用眼睛命令着那架着劉長林的四個勤務兵，意思是說：『拖去執行好了！』

這之間，劉長林聽到：『鎗斃他』三個字，他

就像死人突然翻開眼睛的那神氣，把似乎不肯相信着命運底殘忍的眼睛，冷森森地望着團長。然後，
咻哪一下，跪在地下。眼淚就像黃昏時候的苦雨一般，滾了下來！同時，扯開他絕望而又希求，破滅而又幸免底聲音喊着：

『團長呀！……大人呀！……天老爺呀！……我……死不得啊！……您想：……我死了……我的家老小該怎樣辦呢？……這回算我爲了快病死的老娘，……快餓死的妻兒……做錯了事。…… 嗨！……饒了我吧！……饒了我吧！……我實在……真正……死不得啊！……死不得啊！…… ！』

他哭訴到這裏，開始像從翻了船的波浪中，用手向四面摸索着救生圈似的，在地下亂抓着泥土與艸根。

『拖起走！』是團長堅硬的吡叱。

於是，那四個勤務兵馬上把他拖了起來，向土堆子推去。然而他，彷彿這運命之神，終於是用眼雨和祈禱可以喚轉；留戀和掙扎可以改變的。因
(74)

此他哭泣着，而且還在那四個行刑手的架走中，拚命地碰撞起來。企圖用他生之固執的留戀，逃脫這即刻就要攫住他底生命與一切的死亡！這氣勢，就等如一隻用頭碰着玻璃窗，而想飛過那透明的障礙的蒼蠅一樣啊！如此如此，他用肩膀碰翻了一個勤務兵，試想能夠遠走高飛。待他掙扎了一會兒，才發現他是畢竟沒有方法逃脫虎口！因之，迅速把絕望無助的眼鋒轉向我，用盡他暫時似有的氣力呼號着：

『連長呀！求您幫幫我，向團長求求情啊！』

這聲音，活像一根生了鏽的針，刺戳着我底靈魂，使我感覺到異樣的酸楚，因此，我祇好蒙着猶大看見耶穌死難的羞恥，把頭低垂下來。

『快點拖到那邊給他一鎗完事！聽到嗎？你們這些忘八蛋，是這樣的不中用！』團長怒責那四個行刑手了。

四個行刑手中的一個，即刻領悟過來，提起了駁壳鎗對準劉長林底大腿放了一鎗！他底身子很快

地在鎗聲响時，猛然震動了一下，就輾癱地倒下去了！可是他又瞪着眼睛，狂呼了一聲：

『天啊！救救我吧！』

接着：

『砰~~~~~！』

『砰砰~~~~~！』三下槍聲，掩沒了他最後的存在，而走入永久的沉默！

而我們，也就在這大沉默之後，聽到了團長底口令：

『即刻按照作戰佈置出發，向前「梯進」！』朝前綫去了。

在前綫底火網裏，有着比劉長林，死得更多更慘的人；有着比鎗斃劉長林時候，响得更大更密的鎗聲。而我底腦，忽然，開始變更了原有的部位；眼睛，忽然，開始抗拒了以前的感覺。人類底不幸與悲哀，緊緊地箍住了我底心！勿論在我們這條散兵綫上，或敵人底散兵綫上，响着的，叫着的，似乎不是：

『殺呀！』

『轟隆！！』

而像是劉長林最後底呼聲：

『救救我吧！』

×

一個月的血腥生活過去了，戰爭最後的勝負，雖然未見分曉，但雙方底主帥，突然私相諒解了，停了戰！

『一切條件，讓雙方派了代表，在京城裏開會議！』前綫傳遍了這樣的聲音。

可不是，我們現在不但是變敵爲友，而且，兩邊底將士，兩邊將士底皮膚和顏色，都是一個樣，並沒有絲毫的分別呀！

然而我却在這『重歸于好』的歡聲中，抱着劉長林底陰影，離開了軍隊，想去從人間找尋着究竟，和解決。

（註一）『放牛娃子』，指兒子。

(註二)『酒罈子』，指女兒。鄉下生了女兒，可以享受女兒家裏許多禮酒，故喊女兒叫『酒罈子。』

(註三)『二百五』，即蠢貨之意。

(註四)『三天不點名』，是過去軍隊裏的一種習慣。凡在打勝了仗，爲着酬謝士兵，三天內特許在外面姦淫掠取，不點名，讓他們『自由』。

一九三五，二，十三，改作。

天馬叢書目錄

(創作之部)

- 16 女人的故事 (草明女士)
 17 夢一樣的自由 (歐陽山著)
 18 愛 (沙汀 著)
 19 沈鬱的梅冷城 (東平 著)
 20 葉伯 (吳奚如著)
 21 劉麻木 (荒煤 著)
 22 情形小說 (巴夫 著)
 23 速寫集 (方之中著)
 24 邂逅 (聶紺弩著)
 25 制服 (魏金枝著)
 26 (題未定) (張天翼著)
 27 山中牧歌 (艾蕪 著)
 28 懷舊集 (何家槐著)
 29 江之歌 (麗尼 著)
 30 懋庸小品文選 (曹聚仁編)
 31 夜風 (悄吟女士)
 32 行軍 (葉紫 著)
 33 投水 (周文 著)
 34 另一個世界 (潔茜 著)
 25 美洲的 (尹庚 著)

以上小說集與散文集

- 36 太平洋上的歌聲 (關露女士)
 37 雪天 (白曙 著)
 38 生活 (蒲風 著)

以上詩集

- 39 賣牛 (石靈 著)
 以上劇本



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
發行者 韓振業
出版者 天馬書店（上海
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
定價 · 實售大洋二角正
（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
會審頒給字一九三八審查證）